

杨安泽：
美国历史首位华裔总统竞选人



□ Julia

美国西部时间7月23日中午12点00,美国首位华裔总统竞选人杨安泽(Anthony Yang)面向美国少数族裔多语种媒体记者召开网络媒体会议,传递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竞选主张。

今年44岁的杨安泽,于1975年出生于纽约州北部。他的父母是1960年代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高学历知识分子,父亲是IBM公司的研究人员,发明了69个注册专利,母亲则是大学行政人员。杨安泽本科就读于美国常春藤大学布朗大学,主修经济学和政治学,毕业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作为Venture for America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杨安泽本人主张通过创业振兴美国经济。杨安泽在商业领域的杰出成就,还让他获得2015年总统创业大使奖项。他与华裔妻子Evelyn Yang育有两子。

竞选美国总统

2019年,杨安泽作为民主党人竞选总统,竞选口号为“人性至上”。杨安泽主张每月给每个18至64岁的美国人发放1000元美金,以应对人工智能的兴起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

7月23日中午12:00左右,杨安泽身着西装,面带随和的笑容出现在竞选会议室中。杨安泽首先向所有参与此次会议的记者问好,在他的座位前方,摆放了一杯波霸奶茶。杨安泽一边将吸管插入这杯极具华裔象征色彩的波霸奶茶,一边向大家讲述自己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总统候选人的故事。

杨安泽表示,自己之所以愿意竞选美国总统,是因为自己的创业公司Venture for America就是一家旨在为大学生提供在创业公司工作实习机会的公司,自己在与企业和大学生接触时,发现人工智能和科技的发展,让社会流失了不少工作机会。他表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取代人类从事很多工作岗位,而政府在重新训练就业市场的劳动力技能方面,却十分欠缺。在人工智能时代,真正的大赢家只有亚马逊等大型科技公司,而普通民众很少能从这些创新中获利。所以他十分迫切的想要参政,进而改变这一现状。

他认为,自己主张的每月给每个18至64岁的美国人发放1000元美



金的费用来源,应当通过削减政府官僚体系支出,以及向亚马逊等科技巨头企业征收增值税来获得。

华裔身份

杨安泽在整个媒体会议期间,毫不避讳自己的华裔和少数族裔身份。他表示自己很自豪可以作为美国建国历史上第一位亚裔总统竞选人。并且他提到,他之所以召开此次少数族裔多语种媒体新闻发布会,也正是希望通过多语种媒体将自己的竞选理念传递给美国的少数族裔民众。

杨安泽表示,自己的父母和家人十分支持自己参加总统竞选。他说自己生长在新移民家庭,父母喜欢收看华语媒体的节目,觉得华语节目十分亲切。这一童年个人生活经历让他对多语种媒体情有独钟,希望让新移民朋友通过自己国家语言的媒体,对他有进一步了解。他同时认为,自己参政和竞选总统,将对亚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美国人有强大的激励作用。

但杨安泽同时表示,他不认为由于自己是华裔,就应当得到所有华裔的支持。他认为选民支持一位总统候选人,应当基于其政治理念和主张,基于候选人对国家、对社会和选民的承诺来投票。他认为自己的主张对社区经济和餐饮业业主(传统观念中认为的许多华裔从事的行业)也会有所帮助。所以从他的理念来讲,许多美国人不分族裔都会支持他。

对于留学生,他提到自己的父母就是赴美留学后留在美国的,所以自己的成长环境让他深深知道,掌握科技和文化知识的留学生群体

对美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的科技与经济得益于优秀的留学生太多。他将增加H1B工作签证的配额,同时他也不认为雇佣国际学生会损害美国人就业。

数个月前,杨安泽还只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并没有什么社会知名度。尤其是他毫无从政背景,就立刻宣布竞选总统,让许多人认为他只是炒作。但他史上绝无仅有的华裔和科技背景,同他那大胆激进的竞选政纲“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一样,迅速让他成为互联网社交媒体上最受关注的总统参选人之一。在美国社交媒体上,杨安泽拥有了一群自称“杨帮”(Yang Gang)的忠实拥护者。这些用户者绝非仅限于华裔,而是遍布美国各族裔。

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第二小组电视辩论上,杨安泽与前副总统拜登以及参议员桑德斯等人一组同台较量。与其他8位候选人不同的是,杨安泽虽然也身着西装,但并未系领带。这一“business casual”的风格,也让他受到现场媒体的格外关注,这对于当晚发言时间只有不到3分钟的杨安泽而言,无疑是独辟蹊径,抓住了美国媒体的眼球。

爱喝奶茶,穿衣风格休闲,出身于留学生家庭,永远露出接地气的微笑。这些华裔风格十足的人设,让杨安泽越来越多地进入美国人的视线。也让人们不禁期待,在今年9月民主党2020年总统竞选候选人的第二场辩论上,杨安泽又将给全美观众带来怎样新鲜的体验。

(节选自《美国城市卫视》)

在墨尔本的冬天 想念广州的夏天

□ 晓午

这个周日有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我穿着澳洲土产羊毛短靴,带着孩子走在郊外的农场里。一阵风吹过,我打了个喷嚏,很自然地把身上的羽绒服裹得再紧一些,转头给孩子们把外套拉链拉上,心想:应该把围巾和毛线帽子戴上的。

这是墨尔本七月里的一天,已入深冬。

墨尔本冬天有阳光的日子不多,很多时候阴雨连绵,走在外头,寒冷刺骨,巴不得一直躲在开着暖气的屋里。在这样的天气里,洗湿的衣服很难晾晒。隔三岔五,我家的暖气口上就会挂满大大小小的衣物。这阵势,像极了广州春末夏初的“回南天”。入夏之前,广州总有那么两三个星期,地板、墙壁、玻璃甚至天花板都会往外冒水珠。每天换洗的衣物干不了,得出动干衣机——那种鼓动热风把衣服烤干的简易干衣机,工作的时候像一只蓄势待发的“火箭筒”。那是广州一年之中,相当幽默的时节。

“回南天”到来不久,广州正式入夏。

七月,34摄氏度,还不是广州夏季的最高气温,但见朋友们的日常照片里,一个个穿着短衣短裙,甚是清爽。周末,不少广州朋友的家庭活动是去山里避暑。在墨尔本,朋友们也在筹划进山——滑雪去。墨尔本近郊有多个滑雪场,去年我带着一家老小去了比较远的那座山,开车得六个小时。明明在山脚下还阳光灿烂,气温有十五六摄氏度,车子沿着盘山公路登上海拔1000米左右,竟是漫天飘雪,积雪足以没过小腿。在雪山上,白天跑到屋外,一头扎进雪堆里,滑雪、拉雪橇、堆雪人;晚上窝在木屋里,吃着火锅烤着火……这情景让我瞬间恍惚:这明明应该是隆冬腊月的情景吧?

墨尔本比悉尼、珀斯、阿德莱德这几个大城市都更接近南极。在一些海岸

边,太阳落山的时候能见到企鹅归巢,难怪这么冷。墨尔本的冬季很长,每年的4月到10月,夜里入睡得开暖气;而这些月份,是广州需要开冷气的日子。最近,我在朋友圈贴出墨尔本连续一周最高不超过13摄氏度的天气预报,广州的好友们纷纷回应:“欢迎回来享受人肉烧烤的乐趣。”

广州人呐,不论聊到什么话题,总能联想到吃的。无法瞬间飞回心心念念的广州,我可以在相隔半个地球的墨尔本,吃烧烤、羊肉煲、牛肉海鲜火锅……安抚体感的寒冷,慰藉对家乡的念想。我会每天在厨房里花样翻新地给家人做中餐,偶尔也弄弄西餐,把它们贴到朋友圈,与好友们保持着联系。他们说,看我每天做的菜,完全不像到了国外生活,我打趣回复:“是啊,其实我一直都在广州。”

有厨友说,我每天贴的餐桌照片给了他们许多下厨的灵感。到了七八月,伙伴们的共鸣与互动在明显减少:广州正值酷暑,我那烧烤、羊肉煲、海鲜火锅什么的,看着太热了,不合时宜。国内的伙伴们在挖西瓜、喝冰可乐、煲绿豆糖水、喝老鸭冬瓜汤……怎么消暑怎么来。

按照“二十四节气”,广州这会儿快到“大小暑”了,而墨尔本却是冬天,到底是什么节气呢?春分立鸡蛋、清明雨纷纷、大暑小暑煲冬瓜、冬至煮汤圆……“二十四节气”是我及我的家人依循了三十多年的生活秩序。在南半球,这些规则一下子不适用了,推倒重来。

嗯,这时候我明白:如今我与广州之间,不仅是8000公里的空间距离;南北半球,同一时间,季节颠倒,里头像是有个时间隧道,从那头到这头,跨越了半年的“时差”。

夏天,当朋友们抱怨广州的酷暑难耐,我却很想念它。(选自《南方日报》报道)



巴黎圣母院尖顶设计大赛： 中国设计师方案摘冠

据外媒8月5日报道,独立出版公司GoArchitect宣布了此前举办的巴黎圣母院尖顶设计大赛的比赛结果,中国设计师蔡泽宇和李思贝的“巴黎心跳”作品荣获比赛冠军。

蔡泽宇和李思贝表示,在他们的设计中,新的尖塔将类似于多面镜子,伴随着光线变化,屋顶每一刻都会焕然一新,与不断变化的城市环境相匹配。

此外,一个每半个世纪开放一次的“时间胶囊”,将利用磁悬

浮技术漂浮在塔尖上,可以有节奏地上下移动。

塔尖的内部,利用玻璃的反射,则形成了一个“城市万花筒”,巴黎圣母院的玫瑰花窗将得以重新诠释。

据报道,共有来自56个国家的226个作品参与评选,最终胜出的方案由公众投票选出,共有3万多人参与投票。

当地时间4月15日晚,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圣母院的尖顶在大火中坍塌。法国总理菲利普



表示,法国将会寻找一个适应时代挑战的新尖顶。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打算在5年内恢复巴黎圣母院。据悉,国际组织和大型公司提出,协助修复教堂和征集教堂修复所需资金。

(据《中新网》报道)

